



山西人离不开面，三餐四季，总有吃不够的手艺、吃不腻的风味。我最喜欢离家不远的一个刀削面馆。馆子虽小，生意却好，每天中午饭点，门口必排起长龙，歪歪扭扭的队伍像一根富有弹性的面条，急等着“下锅”去。静待食客的“大锅”，也就是那一方小店，装潢老旧，菜品单一，但若一脚踏进去，便很少有人不被吸引。

植树情怀

刘乔兰

小时候，每到植树时节，父亲就会买上一捆树苗，领着我，到老宅屋后的一片小树林，去植树。

说是树林，其实也就是几十棵榆桑树，稀稀落落地生长在一些枯萎了的树桩间。那些粗壮的树桩像是有了些年头，呈黯淡的灰黑色。记得清明过后，雨水旺盛，我还时常能从枯树桩上采摘到一簇簇黑或白的蘑菇。说是植树，不如说我看父亲植树，因为树桩多，空地少。父亲脱去外套摺在树上，挥着沉重的铁镐刨树桩。我只是听从他吩咐回家拿凿子、斧头、铁锹、锯子等工具。树桩根深蒂固，一镐又一镐，却纹丝不动，父亲挥汗如雨，仍艰难挥动着镐。由于用力猛，父亲不时发出沉重的喘息声，让一旁的我很是不安。有一次，我忍不住喃喃道：这树桩谁留下的，太坏啦！

父亲用手抹去额上的汗水，让我回家把搪瓷缸里的开水拿过来。父亲坐在一棵树桩上，“咕噜咕噜”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缸水，歇口气说：孩子啊，这片树林是你爷爷留下来的，不能这么说，要尊敬祖先，你爷爷是有眼光的，要感谢他老人家！没有这片树林，我们家怎会有今天的好日子。

我难为情地低下头。父亲指着那些正发芽吐叶的树，讲起家史。祖上只有五间小瓦房，屋后是一大片荒坡，荒坡外是一条宽阔的河流。爷爷生有五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父亲是老小。每年栽树时节，爷爷就会扛上一捆树苗栽在屋后的荒坡上。年代久了，荒坡变成了大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树林。每年，这片树林，既抵御河水上涨引发的河堤下塌，又抗拒北方大漠风沙侵袭。春天，父亲和几个伯伯爬树采榆钱，摘桑叶养蚕，奶奶在树下养一群小鸡；夏天，他们上树吃桑葚，鸟叫蝉鸣，浓荫蔽日，凉风四起；兄弟五个从树下蹿到树上，像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快乐松鼠。

父亲眯着眼，微笑着，仰头望着树，似乎沉浸在过去甜蜜的回忆中……

那为什么要把这些树砍掉？我不解地问。父亲低下头，接着说，你还小，不懂！六个子女要陆续建房、结婚、出嫁，打家具，哪一项都离不开木头，这些树，为我家可立了大功啊！父亲望着眼前尚未挖好的树桩，眼睛里充满了无限深情。他缓缓抬起头，看着年幼的我说：你爷爷临终前一直嘱咐我：一定要把每棵锯掉的树，补起来！你看那些不太粗壮的树，都是我每年春天新栽的，看它们又都长大啦！等你长大了，这片树林，我会全部栽满，完成爷爷的心愿，再交给你，这就叫：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啊！年幼的我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父亲哈哈笑了，笑得竟像个孩子似的……

后来，渐渐长大的我，上学、工作，参加过无数次植树活动，但是，每年植树节来临时，我仍会想起童年的我和父亲一起植树的情景；想起长辈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的植树情怀；想起老宅屋后，那片郁郁葱葱茂密的树林。

那碗刀削面

桑 莲

透明厨房隔着玻璃可见一位结实的汉子，站在一口大锅前，左臂上躺着一条厚实的面团，右手里捏着一把小铲状的削面刀。

汉子的右手背在身后，刀锋向下掩藏锋芒，仿佛不敢惊动左臂上的“羔羊”。“羔羊”呼呼大睡，浑然不觉危险将至，只是有些好奇，那越来越响的梦中声音从何而来——“咕嘟”“咕嘟”“咕嘟咕嘟”……

信号一出，梦外等待已久的“武林大师”便施展起刀法，削面有力，速度很快，但富有节奏，入刀的角度始终不变，快狠准地切入，刀面从不粘连，面团来不及清醒便被分裂，“扑通扑通”地跳进锅去。行云流水的削面刀法配合面条前赴后继的跳水表演，玻璃外的食客们，总是能在吃面之前就大饱眼福。

眼看着面条下锅，已有按捺不住的人早早起身，观察起过会儿要吃的浇头来。山西面食注重面本身的做法和口感，面馆里一般不会主动调味，一碗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面条端来，剩下的，完全取决于食客本人的设计和搭配。

店内一面窄墙前是调料区：盐、醋、芝麻、香油、炸过的小葱、新鲜的香菜和黄瓜丝放置在一个托盘中。旁边四个大格里则盛满浇头，分别是炒西红柿酱、卤肉酱、土豆丝和大烩菜，这是山西地道面馆里的经典搭配。西红柿酱并非传统西红柿炒鸡蛋的偏甜风味，而是较为鲜咸，通过先炒后焖的方法炼出西红柿本身的原汁原味；卤肉酱则非常浓郁，细碎的肉丁酱打底加入爆炒后的长条肉丝，一口下去汁香肉厚；配面的土豆丝一般都相对较短、较粗，不似平时的清炒或酸辣，而是加入更多调味和油，做出金黄喷香的效果；大烩菜是家家户户的日常菜，要做出独特风味可不容易。

父亲的“朋友圈”

何龙飞

自从有了微信，“朋友圈”就时尚起来，可谓风靡一时，红红火火。

父亲用不成智能手机，一直在用“平板机”（不上互联网的手机），以为在老家只要能够打电话、接电话、接收短信就行。对于我们玩的“朋友圈”，他并不感兴趣，只得被动地听我们唠叨。

不过，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，发展、壮大着他的“朋友圈”。

先是他的师父，得拉进“朋友圈”来，因为自己的木匠手艺，离不开师父的悉心传授、帮带。俗话说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父亲谙得此理，十分珍重师父。

再则，在农业社里，多一个亦师亦友的人，对于促进家里的“外交”工作大有裨益。于是，父亲既尊敬师父，又把他当作真诚的朋友。遇上赶场天，父亲驾驶三轮车途中看见了师父，就立即停车，让师父“搭便车”。到了场上，还会喊师父到小馆子，来一盘花生米，切些腊肉，各打二两一杯的老白干对饮。当然，龙门阵吹了不少，一则酒后兴奋所致，二则那才有趣。待酒劲过后，完全安全的前提下，父亲才和师父愉快地回屋。

在自家屋里，父亲有时也会喊师父来喝酒。本来菜不多，但人对头了，喝点小酒都会那么高兴。再侃点大山来助兴，更是让父亲和师父倍感生活的美好和幸福。

师父也是个懂得礼尚往来的人，不仅喊父亲去他承包的池塘里钓鱼，还说如果我回去了，也去随便钓就是了。那天，我和父亲“钓瘾”大发，真的去钓鱼。师父热情接待了我们，还亲自扛锄为我们挖蚯蚓作饵，着实令我们感动。最终，我们钓了18条鲫鱼，师父没有收钱，直叫我们提起走。

要过年了，师父的塘里“打鱼”了。他为父亲送来了一条四斤左右的鱼。为此，父亲倍加感激师父这个“朋友”。

父亲是个地道的“牛经纪”，因共同的爱好，其“朋友圈”便不断扩大。

感悟生命

大山



去感知过一把泥土、一棵小草、一滴泉水、一只小鸟的生命？

我们总是忽略了很多生命，直到麻木成习惯，习惯到忽略我们自身。

我们总是骄傲地高高在上，却不知生命也会将我们忘记，直到我们永远离开。

敬畏生命，从今天清晨迈出的第一步开始如何？放飞我们所谓的智慧，为了生命可以美丽地绽放。

2022年3月16日 星期三

春天的消息，藏在一条江河湖泊率先扬起的前奏里。

当人意识到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她已经为自己做了双漂亮的草鞋，从河的那边走到了这边。把冰层踩碎，把积雪踩化，脚步一顿，便有一个水泡泡悄悄推开一圈圈的涟漪。

一条河苏醒了，春天才能度过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铺垫，进入草长莺飞的副歌。

你听，河水寂寞的诗行已押上中华田园鸭活泼的韵脚。它们虽然一身杂色羽毛，没有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尊贵气质，也没有优雅而美丽的长颈，但其最是与河水亲近，时不时就钻进水中串门，再顶着一片水花钻出来，与水打成一片。水中岸上，湖面河底，水所能讲出的波光粼粼的俚语它都了然于心，嘎嘎的叫声是热情的应和，把一年之计的家常慢慢拉开。

鸭子们那咩咩拔水的声音，挠痒了春江的心脏。鱼儿听见了，虾米听见了，水草听见了，甚至连河底最呆笨的石头也听见了。于是从河床开始，一些绿意开始晕染，一些气泡开始奔流，一曲浮于水面的弦乐变得丰富，春天最先在河中变得热烈。

因此，我愿把鸭子唤作春江的使者。它们是江流的画卷里画龙点睛的一笔，也是江水中最快乐的动词，随意蹬几下腿，就把春天的消息一点点传播开了。即便到了岸上，也会有一行湿漉漉的脚印在蜿蜒，告诉柴门里的人春天正在经过。

此时的岸边，草木初醒，炊烟都有些睡眼惺忪。但隐隐地，已能听见地面之下的狂欢。

这应当是从一截根须喜悦的颤抖开始。它在地下翘首以盼了一个冬天，终于有一天，水开始流动，虽然还带着冬日的清寒，但那一丝丝的鲜活和甘甜，依旧让长久地闷在枯寂与沉闷里的根须喜上眉梢——它急急忙忙地将这份喜讯通知了所有的根须，并向上传递到了树梢，“可以生根、可以发芽了”。四季又将开始以绿意为主题的生生不息的轮回，每一条根须都不能缺席。

渐渐地，枝头有了绿色，河水里的浮光跃金也闪烁在树叶之间。我想，春天是随着水一起被根运到了地上的。

当然，这运输的桥梁也包括垂柳。它的青丝越梳越长，河水的情思越流越深。随着一条柳枝探入河中，天光云影载着的思念便沿着它被虹吸到树干上。无需春雨湿轻尘，水畔烟柳自能显出明亮的新色，待到长发及腰，它的脚边就会有鸭子戏水、老牛潜泳，各占一个声部，与桃李对歌。

那么，究竟是鸭先知，还是草木先知春江水暖呢？又或许，是人先知。毕竟这一切都需要人的眼睛去见证，需要一颗等待春天已久的心灵去审美。

你看，岸边人渐渐多了起来。钓鱼的人讲究愿者上钩的缘分，他知道，一条兴奋的尾巴早已按捺不住，要在烟火人间拍起硕大的水花。轻轻一提，就把春天从水里钓回城市，拿到集市上卖，春天的消息被一个个菜篮带回了千家万户。于是更多的脚步走了出来，走过的河堤都铺上了茵草，还没来得及抵达的远方已经先一步盛开繁花。

河水流动了，新的生活便也要开始流动了，这是春天给人们的暗示。让想象力与创造力随着水花一起绽放，让坚韧的目光和柔软的心灵与江水一起回暖，把春天的定义从季节延展成对新的一年开拓与成长的形容，彼时春天的旋律才真正进入高潮的抒情。



谁紧张时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我也不例外。

去年夏天，我去参加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选拔，心中忐忑不安。

第二天，妈妈接到一份通知，上面写着：郑晴月同学，你已经被选为中央电视台中秋节晚舞蹈团一员。“哇！我被选上了！”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

接着我去排练，感觉没有什么难的，不就是跳个舞嘛！所以上路上昂首挺胸，像一只大公鸡，非常自信。

我并没有想到这次排练这样难，要开肩、挺胸、背手，有疼痛，有汗水，一遍又一遍不停地重复——经过三个月的辛苦排练，我们终于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。

等待上场，感觉时间好漫长。我越来越紧张。转眼间离上台表演就剩十分钟了，我背上了20斤的靠，穿上了17斤的衣服，头顶戴着三斤重的装饰物，我突然感觉头重脚轻，想吐，那衣服把我勒得紧紧的，连气也喘不上来。

就剩一分钟了！老师和我们站在上场口边，这时我手脚冰凉，想上厕所。

时间到了，我跟着大部队走上了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舞台。我刚摆好姿势，音乐就来个突然袭击——“少年智则国智！咚咚咚！”那铿锵有力的音乐声使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儿。压力使我更加专注，做动作一板一眼，一丝不苟。在半个小时的录制中，我感觉整个大厅都是我的心跳声，扑通、扑通、扑通！终于录完了。

当导演说：“好！录制得不错，可以啦！”我吐了口长气，啊，如释重负！

作者为太原市第二实验小学174班学生

